

每一个亲人都是星星

■ 刘宣

清水湖

站在岐耀山的山顶
能够完整地看到
清水湖冰清玉洁的容颜
苍翠的群山,俯下身子
掬一捧清冽的湖水
擦亮深蓝的眼睛
波光,星星点点
一条沿山而上的小路
那是我童年的牛绳
软软的,爬满盛开的牵牛花
我确信,我那皱巴巴的小人书
就丢失在了这条弯弯的小路上
小人书里的那匹志在千里的
白马,一刻也没有离开
清水湖清亮的目光
就是那勒住白马的缰

麻梨

叶子顺着秋雨
从树荫里落下来

一些陈年旧事
随着秋风,翻来翻去

秋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陪月亮漏下的光
在小窗下低语

一架人字梯
扶着我爬上高高的秋天
成为一个挂在老梨树上的
麻皮子梨

等秋风过来的时候
顺便把我带走
送给老中医
止咳化痰

每一个亲人都是星星

天空还是没有高过云朵
仿佛又矮了半截
山还是那么巍峨的山
植被茂密葱茏
山路越来越瘦,弱不禁风

走在故乡的山路上
乳名喊出亲切的乡音
只有山风陪山谷送出的回音
那些高高低低的坟茔
一抬头都能喊出每一个亲人的名字
多像天上的星星
静默,没有回音
夜空中眨着眼睛的星星
是亲人们亲切的回应

太阳不忍心收走母亲的慈祥

时光飞逝,如电
一转眼,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中间,工作和生活缠绕

丛生的秀发
被灵魂浸染得斑斑驳驳
仿佛,油腻的中年
溢出的孤独

冬天的寒冷和生活
从来都是认真的

既有切肤之痛
深入骨髓

瑟瑟发抖的银杏树
举起几朵黄色的小花
和几只黄蝴蝶
孤零零地
等风的翅膀
没有影子的雪花
在你不经意间
飞翔,消逝或者坠落

年迈又体弱多病的母亲
坐着轮椅,在冬日暖阳里
母亲说,收太阳过冬
暖暖的太阳低着头
不忍心收走母亲的慈祥

山夹村

群山从窗口爬出
心灵能感知多远
眼睛就能够看到多远
故乡的脚步就能够走多远

穿着翠绿色打底的衣裳
黄一块,绿一块,红一块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色彩
这些玩泥巴,过家家
泪水和欢笑渲染成的颜色
在记忆深处
金黄金黄地闪烁

眨着眼睛的春天

我把深冬的太阳
挂在五楼的阳台上
和刚刚晾出来的衣服
晒晒,一些心事越来越软
小叶榕在院子里
踮起脚尖
情绪在思绪里晃悠树梢
枝叶轻轻摆动
像是挥手
送走渐行渐远的冬天
又像是招手
仿佛看到了芽尖上
眨着眼睛的春天

灯塔

■ 盛文华

无边的黑弥漫在海上
除了海的浪声再没有声响
寂静得看不见帆影听不到汽笛鸣
只有成群结队的海鸥在头顶
飞来飞去,然后盘旋
被放逐的小岛静止在海浪里
夜夜遥望远在天边的灯塔
晨曦,却爆发了所有的力量
用灿烂的燃烧火红了半边海洋
沸腾了久违的希望,炙热了你的目光
这一刻,我就是你眼里的全部
请记住我此时异常兴奋的模样

落叶

■ 向希佩

秋意渐浓,败叶纷飞
她们随风轻舞,似蝶翩翩
在空中盘旋
似乎在诉说离别

黄、红、褐、橙色彩斑斓
如大自然的调色板
在秋日的画卷上点缀
它们从枝头悠然告别天空
似乎带着无奈和遗憾
却又如此优雅从容

落叶是生命的凋谢
更是新生的开始

回响

■ 黎珮琳

盛夏是最美的季节
却与我无关
在陌生地方一人吟唱
很雅静的季节,很安静的地方
以潇洒的姿态轻轻翻过书页
轻轻是花开的一种信号
在历经人生的某一刻
听懂一串雨声的回响
像是情人间甜蜜的细语
适合用柔和的线条描绘西湖的迷离
许多的蝉鸣在夏季轻柔地回响
不同的角落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以至夜到五更使日光普照
顷刻间,双眼就挂出了一抹清晰

麦田里写下朴素的颂词

■ 王涛

独坐在这寒冬的小山村
抑制不住内心的大喜
屋顶上盘旋的炊烟,告诉人们
煤炉和烈酒可以取暖

我的目光深处,又下起了小雪
我预感到一场大雪已在路上

大地已然静寂,雪白的麦田写下朴素的颂词
“对于饥饿,再没有比雪更干净的粮食
对于寒冷,再没有比雪更温暖的覆盖”

我以我爱的碛城为证

■ 潘相成

一枚红色叶子的基调
宛如一道远逝的光芒
蝉鸣终究停止了歌声的蔓延

少得如此可怜的爱,反而让我
想起家乡的明月才最圆
云来飘逸,泉水温暖
浮光渐去,静坐一隅

我走进内心的精神世界
让时间观看,太遥远
且总念叨一个人的名字
走进碎影的光,还能拾起

风追赶嘉陵江面的波纹
响动四季的阵阵雨滴
从故事轻轻地走,淡淡地来
把丢失的岁月重新拾起

人间至味是鲜蔬

■ 张馨月

每次回家,我都要去母亲的菜园里走一走,看一看母亲在菜园里辛勤劳动的成果。而母亲也会耐心地给我介绍她这个菜园今年交出的答卷。

母亲的菜园坐落于老家的屋后,虽是方寸之地,但充满了生机和希望。她亲手种植的蔬菜,宛如她的孩子。在她的悉心照料下,一到春天,豆角、黄瓜、西红柿,各种蔬菜竞相生长,绿意盎然。在家时,我经常看见她穿行在菜畦间,时而弯腰除草,时而抬头欣赏。她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满足,那是对土地的热爱,对生活的

热忱。

每年春天,春风一吹,母亲的菜园便绿得恣肆。芹菜蔓延一片,莴苣成行成列,小葱冒出了头,不知道和天空在谈论些什么。小时候,我常去菜园看母亲种菜,她先整好地,再把种子撒进去,然后用锄头将土坑埋住。过几天,平整的菜畦就会冒出很多嫩绿的新芽,让人不禁感叹种子的力量和自然的魅力。母亲常说:“土地是最诚实的,你付出多少,它就会回报你多少。”因为她相信,人勤地不懒,出一份力就一定能够有一份收获。她的话语总是这样,简单

而深刻。

菜园里,时光缓缓流淌。母亲的笑容在阳光下,愈发灿烂,她的身影在绿叶间,显得那么轻盈。我知道,这片菜园,早已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么多新鲜的蔬菜,我们一家人自然吃不了。为了不浪费,有时,我的母亲会拿一些送给村里没有菜园的人家。有时也会摘下一部分,拿到集市上去售卖。

去集市有一段路,为了赶早,母亲通常六点左右就出门了。在集市,经常可以看见很多中年

人蹲在街边,售卖自己种的蔬菜。每个人售卖的品种和数量都有限,但无一例外都很新鲜。起先,母亲用的还是老式木杆秤,拨秤砣,看点数。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愈发模糊,母亲也换上了电子秤。虽然卖菜的过程并不轻松,但母亲一直乐在其中。即便有的时候没有人来问价,她也总是笑呵呵的,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

我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那些香气扑鼻的时蔬,都是母亲亲手栽种,精心烹制的,每一份都充满了爱与温度。有时,我们也劝她,让她不要种这么多菜了,少

劳累一点。但她总是嘴上应承我们,每天依旧给辣椒浇水,给丝瓜搭架,给芹菜培土。

母亲的菜园,如同她的人生,充满了辛勤与付出,也充满了收获与喜悦。在这片土地上,她用自己的双手,书写生活的篇章,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勤劳乐观的榜样。所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怀念那个菜园,怀念那里的阳光、土壤、绿叶和果实,更怀念在那里辛勤劳作的母亲。

母亲的菜园,不仅是一片土地,更是一份情感,一份记忆,一份牵挂。人间至味是鲜蔬,人间至情是母爱。

清明时节忆父亲

■ 李代广

今年的清明节即将来临,我心里除了悲伤,还是悲伤。这一切,都源于我的父亲,他突然离我们而去。

那是2024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初九,在晚饭后的那一时刻,确切一点说,是晚上8点38分,父亲离开得实在太突然,上一分钟还和守在身边的母亲,像平常一样说话聊天,下一分钟就突然长叹三声,不能正常说话,待到村里的医生赶来,他已经因突发心肌梗死离世,连一句完整地交代后事的话,都没有给母亲说。

这对我们家的人来说,真是天崩地裂,伤心欲绝。

3月28日,是父亲去世后的“尽七”,也就是第10个七天,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70天了。

这一天,我和我的兄弟、妹妹都应该去父亲墓地祭拜,因为工作的原因,远在浙江的兄弟,和要去三门峡出差的我,都不能亲自前去祭拜,只能让守护在母亲身边的妹妹和弟媳去了。不仅仅是今天去不了,昨天晚上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因为父亲去世还没有到100天,今年的清明节,按照我们那里的传统习俗,也不能到父亲的坟上烧纸祭拜。

面对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我还能给父亲上坟祭拜;这更加让我难过。现在,是3月28日早上5点25分,我坐在办公桌前,写这一篇怀念父亲、回忆父亲的文章,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窗外,是漆黑一片、了无生机的夜色。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一幕幕涌现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出生于1948年农历的正月初八,对

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父亲是他们那一辈出生的第一个孩子,爷爷奶奶很高兴。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不善言辞,和蔼可亲,非常能够吃苦耐劳,他给我们讲过,他年轻的时候去山西拉煤炭的事情。

当时的父亲在20岁左右,因为家里贫穷,就和村里的几个同龄人,一起拉着车子到山西晋城附近拉煤炭,那时候没有柏油公路,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为了节省费用,他们就自带玉米面做成的馒头,往返一个星期的时间,拉来煤炭,供家里人一整个冬天取暖用。

在我小时候,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走亲戚、到附近的村子赶集,他总是让我坐在前面的自行车大梁上,用他的两个手臂护着我,生怕我会一不小心掉下来。

因为我爷爷是村里建筑队的领头人,十里八乡谁家盖房子,都是来提前和爷爷商量;顺理成章的,父亲很快就进了建筑队,在爷爷的带领下,走街串巷,帮别人家里盖房子。父亲也有创业的经历,1983年,他在自家里的房子里开过代销点,经常起早贪黑地骑着自行车到30里外的县城进货,回来以后,再整理好卖给村里的人家。

1989年9月,我高考落榜以后,回家务农,想着我的一生也要像父亲一样,跟着爷爷进村里的建筑队,帮别人建房子。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我心有不甘,就想想着出来找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父亲就带着我四处奔波,寻找他能够想得到的、少得可怜的外面工作的亲朋好友,为我推荐工作。

在父亲的辛苦努力下,到1991年,终于为我在清丰县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刚开始的三

个月时间里,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就是这样,我去上班的第一天,父亲还给这个仅有20多名员工的小型企业交了500元押金;在当时,对于我们家里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啊!直到九年以后,我离开这个企业的时候,这笔钱也没有能够退给父亲。

2000年6月,我所在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已经娶妻生子的我,不得不面临又一次的人生选择:是在清丰县县城再努力寻找一个能够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工作?还是抓住机会到省城郑州,做一名自己从高中时代就喜欢的文字记者工作?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向没有主见、不善言谈的父亲告诉我,还是应该到大城市里锻炼一下,大城市机会多;就算是在大城市里混不下去了,还有家里兜底啊!正是父亲的一番话,让我和我的爱人、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下定决心来到了郑州,做了一家全国发行的财经类报纸驻河南的记者。

这一干就是20多年,我也从刚来时的一穷二白、举目无亲,过上了现在有车有房有朋友的日子。这期间,父亲也多次来到郑州小住几日;最多的一次,是因为我托老朋友给他在工地找了一个看大门的事情,他在郑州一直待了大约8个月时间。

2015年9月,我和爱人带着父亲和岳父到海南旅游了一个星期,往返都是坐飞机;父亲看了大海,坐了轮船,很是开心,回家以后,兴奋了很长时间。再后来,我也曾经和父亲一起去了洛阳、开封等河南省内的几个城市。

父亲喜欢喝酒、抽烟,没有其他的爱好,多年以来,我几乎每次回家,都要给他带上两箱

酒,有时候去成都、杭州出差,也会给他带上两条当地生产的香烟,父亲总是很满足的样子。疫情时期,父亲都是待在自己的村子里,没有出去过。

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还想着,到今年春暖花开或者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我和爱人陪同父亲到北京或者南京去看一看。结果,子欲孝而亲不在。去年10月,因为一场大雪,母亲不小心摔了跟头,受伤住院的第一天,我和爱人连夜开车赶回清丰,和父亲一起,陪伴母亲。

第二天下午5点,我开车送父亲回家里,原本是想把父亲送到村口就可以了,因为我还要赶回郑州,让爱人留在医院照顾母亲。这一场雪下得大,路太滑,父亲走着回家不安全,就开车把他送到了家门口,我才放心离开家回郑州。母亲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我回清丰接母亲回家,办理各种出院手续。

回家以后,父亲精心照顾母亲,原本就不喜欢做饭的父亲,一天三顿,按时按点为母亲做饭,把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身体很快得到了康复。

2024年1月3日,我回家看望母亲,在家里陪同母亲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三天时间。1月5日,是农历的11月24日,这一天早上,应该是我与父亲生前的最后一次面对面交流,因为提前约好了上午要和北京来的两个朋友在郑州和一个企业家见面,所以,我在早上5点半左右就起床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和母亲也已经早早起来了,他们已经在厨房里为我煮好了16个鸡蛋,让我在回郑州的路上吃。让我更加感动的是,这一天还是我的生日,这是父亲为我

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在早上6点左右,父亲亲自把我送到了胡同口,看着我开车离开他、离开家乡。

在当时,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面啊!回到郑州以后,因为牵挂着生病康复中的母亲,我几乎每天都要和父亲通一个电话,问问母亲的情况,几乎每一次,都是父亲先接听电话,和他说话以后,他再把电话给母亲。

直到1月1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和父亲通了电话,和往常一样,他的声音洪亮,没有听出来一丝一毫的差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我和父亲通的最后一次通话。这一天晚上8点40分,我接到了叔叔给我打的电话,让我们赶紧回去,他告诉我,父亲已经不行了。

放下叔叔的电话,我和爱人、孩子整理了一下东西,就赶紧开车回家,一路上,我在开车,没有说一句话,就是想赶紧回去,和父亲见一面。可是,一切都晚了,我敬爱的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清明时节,万物生长。我的父亲,我永远怀念您!

(作者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